

沫水若水

(组诗)

峨眉一域

沫水若水

——致敬沫若先生

那些向东而去的轰鸣
日日敲击着一座水生的城市
哦，沫水，登临三峨山
我伸手就能接住日头的第一霖
我仍不能望断引天上水的峡谷

你神秘的伴娘，纠缠不清的若水
从未揭开袅袅面纱的女神
我只能拉着一丝线的鸣音游走
想象你们共生的巴颜喀拉
挤出胸音的雪山，低低唱和的草原

没有谁能阻挡低处的汇合
合二为一的奔流终归大海
哦，沫水若水，你中有我
我将不必再执着于寻找一棵梧桐
三峨山是不是落下凤凰的丹穴山

在水声拍打着星空的老屋
辉映一座城市的街灯亮了
当穿城而过的沫水载走荣光
哦，沫水若水，我中有你
我们以你合二为一的奔流为傲
你那永不停顿的轰鸣当然不朽

犛溪车站印象

空山寂寂
横过天空的一座山脉
摊开一条大河的轰鸣
是寥寥的

你得沿大渡河而上
嵌入，三峨山柔軟的腹部
抓住突起的肋骨
释放山风的石头，攀援

像取之不尽的
阳光和雨水
楔入秘密的内部
呼啸笛音的胸腔

被越抬越高的犛溪
才会
停驻
你发自云端的站台

高山碑

——致敬徐文科烈士

插入山体的铁轨
洞穿山坳
拽着一个人远去的目光
你渴望自由伸展的双臂

来接住惊飞鸟雀的喊山号子吧
盖过响雷的破开石头的炸裂声
敲击，捶打
撬动一整座山脉的高声部
此刻，像山风吹动的一片片落叶
顺着高处的阳光滑落下来

落地的一列火车在反复搬运
白云之上，只有擦肩时
粗重的呼吸才急促而真实

是不是凝固的声音
都会碎裂成细小的石子
铺平你将要到达的方向
是不是细小的声音
又都重新开始聚合
凝固向山而生的巨石

一块记名的高山碑
矗立三峨山半坡上

(注:徐文科烈士系犛为县人,1965年9月3日在修筑成昆线大桥湾隧道时牺牲。犛溪车站建有徐文科烈士纪念碑。)



快乐一点
无限乐山

下载无限乐山APP 掌握乐山最权威资讯

剪纸，那一抹远去的乡愁

沙石

毛奶奶洁白漂亮,喜欢四处赶场,背一只篾背篋,背篋上放一只小簸盖。平常都是靠近老戏台子,春夏秋卖剪纸卖小串串梔子花黄桷兰,冬天卖剪纸卖小堆堆炒花生炒蚕豆。她的剪纸小摊,是孩子们的最爱,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妇女儿童,是集市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市中区相关部门请来帮助申报非遗的两位川大老师,昨晚来万人小区约我喝茶,顺便看看摆摊的纯手工老布鞋,以及剪纸。
老布鞋摆出来了,剪纸却没有摆出来。我在微信里问她,她用微弱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跟我对话,讲了不到6分钟。她的癌细胞又扩散了,肿瘤医院说她已经到了晚期,她就去了另一家医院化疗,说这次双手都肿了变形了,即使是有希望好起来,恐怕也无法再拿纸拿剪刀。她不愿跟我视频,更拒绝我去看她。

两位老师都听了语音,遗憾且无奈。她才40多岁,夏花一样的年华,两年前却癌症缠身。她初中毕业去昆明帮助姐姐带孩子,因为从小跟奶奶学剪纸,到昆明后便与姑妈和表姐一起剪纸,成了昆明民俗文化的一道风景。自从癌症缠身,她就昆明乐山两头跑,化疗期间,依然到夜市摆摊。我常年接触民间文艺,也在中国美术馆参观过多届剪纸展览,我感觉她的剪纸作品丝毫不逊色。

她是我的小老乡,跟我同宗,姓毛,家住土主棋坪。父亲老年痴呆,哥哥在照管,她一旦病情加重,母亲就来伺候陪伴。每次见她摆地摊,我就会跟她闲聊几句,话语里全是满满的乡愁。

棋坪,是我那些年赶土主场的必经之地,她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都认识。赶场的石板小路就在她的院坝边,院坝里有两棵结果的百年老梨树,还有三棵黄桷兰。过了院坝,再走一条田坎,就要上石梯爬棋坪斜坡。肩挑背磨赶场的乡亲们早已约定俗成,十之八九都会在她家院坝边树荫下歇气乘凉,口渴的人还会爬几步石阶向她家讨水喝。夏天赶场日,她家会烧一大桶老人茶,桶边放两三只碗,摆在石阶边那棵香喷喷的黄桷兰大树下,只要你不继续往里边走,狗绝不会乱叫。

我六七岁的时候去她家喝过一回水,看见毛奶奶坐在树下剪纸。毛奶奶是小脚,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会听到那么多故事。老人家给我讲:我奶奶的娘家在板桥溪关子门,奶奶的母亲、爸爸的外婆剪纸更有名更吃香,板桥溪、汉阳坝、刘家场、中岩寺、青神,年年腊月都有许多大户人家上门来买。我姑妈经常说,她三四岁的时候跟奶奶一起去拜年,又哭又闹坚决不在家婆那里过夜,太阳已经落山,小三峡上空的月亮都看见了,还拼命哭,抓扯妈妈要回家,谁去拉她,她就咬谁,家婆赶紧拿出纸和剪刀,立马就把她打妈妈的样子剪下来了。我姑妈立刻破涕为笑,终于答应在家婆那里过夜,要了三天还不想回家。

毛奶奶洁白漂亮,喜欢四处赶场,背一只篾背篋,背篋上放一只小簸盖。平常都是靠近老戏台子,春夏秋卖剪纸卖小串串梔子花黄桷兰,冬天卖剪纸卖小堆堆炒花生炒蚕豆。她的剪纸小摊,是孩子们的最爱,里三层外三层围观的妇女儿童,是集市上一道亮丽的风景。1962年,我13岁,在土主请老人家剪了一头大牯牛,她只收了我3分钱。这头大牯牛背上坐着一个正在吹笛子的娃娃,神态韵味寓意悠长。我打小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这头大牯牛一直都夹在我的日记本里。

小孙女继承了毛奶奶的手艺,可如今不幸患病。我除了叹息,还是叹息。我们反复听语音,两位老师也跟着我长叹,为她祈祷。市中区只有两名从事剪纸的非遗人,一是“桃子剪纸”的她,二是九峰的“剪纸袁”。可袁老师已经是奔80的人了,还没有寻找到传承人。

“桃子剪纸”,难道真的就要这样结束吗?今年元旦,有家幼儿园举办小小民俗庙会活动,我安排她去剪了两个多小时,挣了360元。她的剪纸摊前排成了长龙,龙虎马牛,猪羊鸡狗等十二生肖,活灵活现;花鸟虫鱼,人物剪影,要啥剪啥惟妙惟肖,深受老师和家长喜爱。我手机里存的“桃子剪纸”作品和视频翻出来,川大两位非遗老师感叹不已,赞叹“桃子剪纸”的灵气,希望在她身上能出现奇迹。桃子的语音也说:“为了自己深爱的剪纸艺术,我真的不甘心这样年轻就撒手人间。”



七绝·荔枝湾

岳波 文/图

一湾碧水掠飞鸿，
荔树斜枝岸畔蓬。
山野荔林云翠叠，
夏红荔果醉江东。

夏不坐木

鲍安顺

多年后,我在网上看到一条俗语:“春不露脐,夏不坐木,秋不睡板,冬不坐石”,说的是各个季节,人体都需要保暖,防止寒湿,是生活的学问,也是保健的真谛。

多年前的夏天,我与几位林校同学,在皖南山区做森林资源勘察课题。那天,天气炎热,暑气逼人,我们身在树荫,四周没有一点风,感觉透不过气来。累了一上午,正午休息时,大家纷纷坐在树桩上,喝铝壶里的水,吃冷馒头、榨菜、咸萝卜干。有位同学坐在青石板上说,你们都过来呀,坐这儿好,在野外,夏天不能坐木头的。我听了说,你说说话呢,坐在木头上,比你坐在石头要好,那林间石头太凉,木头干爽,好舒服!

那位同学笑笑,轻声解释说,夏天不坐木头,不是他胡编乱造,空穴来风,是有道理的。在他们老家农村,夏天晚上,尤其是雨后晚晴,人们在村口乘凉的人很多,有人带上小板凳,有人坐在石头上,木头上。但是上了岁数的老人,都不坐,他们带来竹制靠椅,躺在上面,很是舒服,惬意极了。我问,那竹靠椅,像石头一样凉,木头都不能坐,老人能坐吗?他听了说,酷暑盛夏,最怕的不是凉,而是湿!

我说,听不懂,解释解释!他说,“夏不坐木,冬不坐石”,这是俗语,说夏天在户外休息时,千万不要坐在木头上。我

说,俗语所说,不一定千真万确,说说道理吧!他笑笑说,夏天降雨频繁,气温升高,那户外木头,雨水渗入其中,虽然太阳出来照射,那水分只能蒸发外层,深处的挥之不去。他还说,昨天刚下暴雨,林间树木湿气更重,坐在上面,侵入人体,越久坐吸湿越多,疾病会缠身的。我说,有道理,可是室内的木椅木板床,有啥不能坐的?他摇摇头说,你真驴,夏天暑日,雨水多,湿气重,木头在室内也吸湿多呀,而石头和竹椅,吸湿少,干得快,是不是这个道理?他还说,夏季昆虫最为活跃,野外木头,是它们的聚集场所,坐在上面容易被叮咬呀,你们说是不是?我听了,瞬间无语,望着他傻笑。

众同学听了,纷纷站起身来,离开木头树桩,四处找石头坐。有人说,露打雨淋,那林间的树桩树枝,大多枯朽了,含水分,含腐败病毒,更不能坐了!我虽信服了,可是没有离开我坐的树桩,不屑一顾地辩解说,我坐的这树桩,没腐变,好好的,经太阳一晒,干爽爽的,哪里有潮气,有水分,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位同学听了,他说他们家几代老中医,爷爷和父亲都告诉他,长时间坐在露天放置的木

母亲送我一只碗

杨金坤

母亲送我的这只粗瓷大碗,盛过我小时候喝过的中药汤,也盛过腌咸菜用过的大盐粒子,那苦或者咸已经浸入到碗的本身,如果用舌头舔一下,依稀能记起每一个喝药汤的苦夏,或者吃馒头就盐粒的冬天。

工作,为自己谋求一个足够温饱的好饭碗。

是让我只端自己的碗,吃属于自己的饭?这些年,我换过各种工作,到过许多地方,更见过许多不同的碗。有金碗、银碗、玉碗、玛瑙碗、铜碗、木碗、细瓷碗、搪瓷碗、塑料碗、琉璃碗、不锈钢碗等,这些碗或造型美观、或色彩艳丽、或装饰华丽,各有优胜之处,各有可取之长。但我还是更喜欢母亲送我的粗瓷大碗,虽然这只碗瓷是粗瓷、胎是厚胎,全身也是沉闷的单浅灰色,就像我自己,既没有什么背景给自己造型,也没有什么贵人给自己着色,只凭自己的本事,在生活这口无形的巨锅里,盛出自己的饭。母亲送我一一只粗瓷大碗,是希望我不羡慕别人的碗,只端自己的碗,吃属于自己的饭。因为用金碗、玉碗盛出的饭不一定就香甜可口,用粗碗大碗盛出的饭不一定就不是美味佳肴。

是让我走过世间繁华,依然初心不忘?

粗瓷介于陶土和瓷土之间,吸附性较强。母亲送我的这只粗瓷大碗,盛过我小时候喝过的中药汤,也盛过腌咸菜用过的大盐粒子,那苦或者咸已经浸入到碗的本身,如果用舌头舔一下,依稀能记起每一个喝药汤的苦夏,或者吃馒头就盐粒的冬天。当然,它的味道主要还是吃食的味道,有地瓜、萝卜、土豆、玉米、高粱的味道,因为这些食物曾经喂养过我的故乡,喂养过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命。《朱子家训》说:“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母亲送我一一只粗瓷大碗,是告诉我就算端上了金碗、银碗,也不要忘记粗瓷大碗。

直到母亲去世,我也一直没有问母亲,送我一一只粗瓷大碗的用意。我想,我在那只粗瓷大碗中,已经找到了答案。